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四

奏議

上高宗皇帝第一書建炎元八年月十七日

臣聞中興之主必有中興在命之臣龍虎變化風雲感會然後能旋乾轉坤經綸天地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與創業無異而尤難為然所謂中興之主者非中材守成之君也是必聰明睿智英特果斷足以用天下而天下之所歸回者曰陛下是也所謂中興之

臣非退縮謹畏之人也是必忠義慷慨剛明
果敢足以任天下而天下賴以為輔相者也
李綱是也伏自二聖北狩僞楚僭竊天下皇
皇不知所措雖拙夫愚婦朝夕祈禱陛下立
而李綱用未幾果聞陛下即位首召李綱而
相之天下之人悉舉手加額以慶聖君賢相
之出有志之士莫不願捐糜頂踵以赴功名
之會如臣之不才尚亦奔走赴命之不暇臣
七月十五日於本貫鎮江府丹陽縣祗受五

月十日聖旨令臣發來越闕續准尚書省劄
子令疾速發赴行在臣於七月二十日起發
八月十五日到行在入門訖仰惟陛下即位
纔十日輒下明詔呼一布衣帝帶之士其意
豈苟然哉臣竊意陛下必欲聞天下之言臣
謹齋戒裁書以述天下之言欲擇日投進仰
報陛下知遇之萬一而其書未及繕寫之間
於十六日晚忽聞宰相李綱乞出尋聞陛下
差人押出而綱即復出省人情恟恟相顧失

色咸謂李綱一出即陛下孤立天下事去矣
切惟陛下大用李綱出自獨斷必知天下之
人願綱為輔相以佐命中興是陛下為天下
用綱也綱所以奮然起為陛下用亦必知天
下咸戴陛下為中興主也君臣相遇如此真
所謂千載一時宜乎聖賢相投人不得而間
言陛下必推赤心於綱腹中信任之而不疑
綱必披露肝膽以報陛下而不肯曲從苟合
為容悅計也元首明股肱良運天下於一堂

之上而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就矣今綱遽然
求退臣不知所謂切聞道路之言曰綱所坐
正以薦舉張所傅亮往河北措置邊事而所
亮逗留不進朝廷大臣有力請陛下罷此二
人者而綱力爭此二人不可罷頗貽陛下之
怒以故求去甚力臣切謂君臣之間正當可
否相濟期於事成都俞吁咈是乃為和今乃
使為進退何至是耶伏自陛下即位李綱為
相亦既有日矣曾不聞有大設施乃自知方

事形迹之嫌如此天下失望豈非有先入之言離間陛下之君臣乎天下共知黃潛善汪伯彥二人者自謂於艱難之際嘗有恩於陛下皆以宰相自待甚不樂陛下之相李綱亦共知陛下艱難中得二人之力故用為大臣以報之若以潛善伯彥真可任天下之重陛下今既相潛善矣如或復相伯彥皆以為天下賀陛下自謂二人者與綱孰賢孰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二人者自料果如乎陛下必不

欺天下而二人者亦必不肯自欺臣切以謂
方太平無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人主亦不
可以私意用人大臣亦不當偷合備位況在
今日正當持危扶顛興衰撥亂必欲再造王
室以成中興之大業君臣之際豈當自形迹
之嫌容易進退而大臣亦豈當私意偷合於
其間哉陛下若必許綱去必是不以天下之
心為心也綱若必去是不忠於陛下而負天
下之望也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若必欲擠排

李綱以為自進之計是不以君父宗社為念而不畏天下公議者也若謂李綱用人時有過舉此亦天下之所共知者臣方欲為陛下言之然綱大抵足以繫天下之心使綱不去朝廷豈復有前日之變訪聞金賊粘罕嘗有言曰种師道已死李綱已逐可必取也綱在今日豈可一日而去朝廷乎考綱舉用張所傅亮最合天下公論聞張所勇於有為敢任難事傅亮知兵有智畧而紀律嚴明二人者

不可失若逗留督過之可也如還欲罷斥是其事復中廢矣前日之禍正坐朝廷主議不定用人不專狐疑猶豫遂致大變今豈可更蹈覆轍況閫外之事將軍主之將帥之任尤當專一自古帝王任將不聞從中御也況宰相大臣豈可懷私以害國乎願陛下坐照其衷謹勿許綱必解機軄願且督張所傳亮前進仍多方應副責其成功黃潛善汪伯彥者陛下若知其可以大用即用之以成中興之

大業若謂艱難之中嘗得其力而二人者是於陛下有私恩耳臣切意當時不過勸陛下不進兵為自全之策正陛下之罪人也非有恩者也縱曰有恩陛下但當以高爵厚祿寵之於閑逸之地全保富貴而已豈可以宰相大臣之職報私恩乎天下之論咸謂綱一旦罷相陛下必以黃潛善為左相汪伯彥為右相矣而二人者又不過勸陛下幸金陵而已必無長策也陛下若一旦南渡則中原之地

明日便屬他人矣所裁書以詳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而金陵之利害亦在焉容在繕寫續即進呈方今天下之事可言者甚衆李綱為相囬論者亦不一陛下如畱綱在相位臣當一一為陛下論綱之得失綱既去臣復何言臣與綱與潛善伯彥及所亮皆昧平生曾無半面臣所言非臣之言也天下之言也臣但聞天下之言謂綱可任為相謂所亮可任為將謂伯彥潛善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

業謂潛善在前朝事王黼梁師成致身顯要號稱健吏若非陛下聰明必為此人所惑今後何面目立朝稱大臣乎夫人主之職進退大臣而已願陛下謹重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以草茅一介之賤荷陛下記錄姓名首賜追召臣不敢不以天下之言報陛下想大臣必有怒臣之言者然但知不敢欺君父耳死生以之干冒天威不勝戰汗建炎元年八月十九日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臣於士月十日准知鎮江府延康殿學士趙
子崧牒備准尚書禮部符及開封牒五月十
日三省同奉聖旨陳東令乘遞馬發來赴闕
即時祗受前件旨揮　即治行七月二十日
臣自本家起發二十六日渡江赴行在今月
十五日入門訖伏念臣去年夏五月自太學
請假歸省祖母了氏退伏閭里未幾廼聞金
賊再寇京城臣雖至愚粗知忠孝身在畎畝
之中而乃心未嘗一日忘君父自冬徂春杳

聞朝廷音耗引領北望日夕以俟國威大振
賊虜殄滅夏四月廼知京城失守時事大變
兩宮蒙塵九廟危辱金枝玉葉墮落虜營逆
孽藉埶僭竊大寶郡邪輔之更姓易號臣始
聞之不以為信竊謂開闢以来寧有是事唯
五代石晋以契丹得天下衰弱不競大埶未
嘗入手故不旋踵為夷狄所滅我祖宗誕受
天命聖聖相繼積累憂勤深仁厚澤格于上
下天意人心未厭宋德況今諸將之兵大會

畿甸毋慮百萬自當左右前後以衛王室豈容禍變一至於此誠不敢以為信也比見陛下大元帥府檄書傳示四方始信果然臣與家人婦子朋友故舊鄉黨親戚田夫野叟相向而泣曰吾屬世世戴趙氏之天履趙氏之地今忍復事異姓為偽民乎號天叫地恨無死所忽覩五月赦書知陛下龍飛社稷復歸我宋始與人人收淚相顧曰幸矣有生意矣再覩天日之光庶幾其復見太平矣方欲

求田問舍躬耕以奉祭養以全其生以盡其年如是而已矣豈意陛下仄席幽隱首及賤微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臣雖不肖無狀敢扵奮感激竭忠盡愚圖報萬一恭惟陛下即位纔于自輔下明詔搜一布衣韋帶之士其意豈苟然哉切謂陛下必欲聞蒭蕘之言矣有君如是頂踵何愛臣敢請以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事為陛下言之在陛下處之何如耳處之甚易亦難甚陛下聰明果斷則處之易

於反掌若優柔不忍則無可為者矣臣謹具
書一奏聞惟陛下裁擇　臣謂竊天下之
事何事最大二聖北狩鑾輿未還天下之人
雖如田夫愚如野婦每有一言說及二聖必
相痛哭涕淚交流又況陛下孝弟之至神聖
所鍾想見思念父母兄弟沙漠之苦寢食俱
廢臣切以謂徒能憂思於事無益陛下必欲
二聖鑾輿早還莫若慨然奮發英斷選將治
兵示強以取若欲果辭加之厚幣或遣使命

懇命邀請却恐示怯示我之怯益後之強二
聖鑾輿永無回日昔漢高祖曾被項羽擒質
太公羽謂高祖若不急下吾烹汝公當是之
時使漢高祖畏怯恐懼哀鳴請命羽烹太公
其理必矣高祖聰明便以智勝乃為大言以
壓項羽其言謂曰今我公者即是汝公如欲
烹烹分一杯羹高祖豈欲人殺其父事勢迫功
乃為此言羽果不敢烹太公其後太公遂得
生還臣願陛下今於金賊亦當慷慨以氣壓

之壓之〻術乃在陛下決策親征剉折虜氣使知陛下果是不怯臣妄意親征之詔一旦而下天下之人莫不鼓舞願為陛下効死一戰舒其痛憤兵威士氣必然大振虜人雖强豈不遠遁必奉二聖歸而請盟臣願陛下刻意圖此　一臣切謂當今之事何事最急用兵親征最為急務伏惟陛下父母妻子諸父父兄弟六親九族盡征沙漠陛下以一身孑然獨立於億兆之上宵衣肝食北顧憂思必

欲報復夷狄之恥迎奉二聖鑾輿早還以成
我宋中興大業用兵親征誠不可緩何以言
之犬羊之虜意得志滿氣亦驕惰彼必謂我
已是衰弱不復可振今能掩其不備乘其驕
惰賈勇而前一擊必勝若失其時噬臍何及
臣願陛下勿憚用兵議者多謂今日之兵無
可用者臣謂不然天下之兵無不可用只緣
前此將帥非人懷奸賣國剉抑軍威欲戰之
兵乃不得戰鬱憤喪氣至於解體如欲用之

在陛下能舒其憤興作其氣憤或未舒氣或未作伍夫悍卒皆不戰憤既已舒氣既已作懦夫孺子皆可為兵欲舒其憤興作其氣正在陛下大明誅賞去年今春三軍在行皆頹捐軀効死一戰奈何諸將率為奸謀不肯輙出一人一騎為國禦敵乃下令曰殺虜者死偏裨小將有能率衆殺虜人立功徃徃主將徑行誅戮緣此之故三軍沮衄竟無鬭志天下所以鬱憤喪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天下

之人傾心拭目日俟朝廷正厥典刑至今多
時未賜行遣天下疑惑皆謂陛下欲姑息諸
將失天下心臣謂陛下必不欲姑息此數人
者失天下之心所以未正典刑罪在大臣不
建明耳大臣所以未肯建明者豈以陛下為
大元帥時兵未嘗進有此嫌忌不敢發端是
以一切主兵之臣得以藉口劫持陛下自逭
其罪臣切怪之朝廷大臣何其無識耶豈不
聞陛下向者為親王時狂虜犯順恃強要質

勢不可遏淵聖皇帝篤愛手足不忍啟齒惟
時陛下奮然請行畧無難色聞嘗奏之淵聖
皇帝曰為國家雖死何害願勿以臣在軍中
遂不用兵害國大計其諭朝廷亦為此說天
下聞之賈勇增氣咸壯其言仰嘆聖質英特
如此淵聖皇帝亦知陛下英斷果敢可任大
事斷然不疑乃命陛下為大元帥當陛下致
身於國及為元帥豈肯畏避天下之人共知
陛下數欲進兵耿南仲者竄走帥府剛執和

議以沮陛下進兵之意又聞曹輔移文沮兵
帥府官屬類多沮遏陛下失在聽信過當為
殺人者惑亂聰明遂致聖意進兵不決不為
無過朝廷大臣乃欲陛下諱過自寵臣所不
識自昔聖人未免有過不聞諱也孔子有言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君子之過如日月
之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之仰為大臣
者豈可輒使陛下諱過害國大計臣願陛下
特降詔旨自明其過示以不欺人上不欺天

禹湯罪已不過如此遂使天下知不進兵不在陛下乃在南仲諸人之徒陛下便當大正典刑而誅殛之足見陛下不以私情而害國法遂使一切主兵之人不得夤緣幸免罪戾為安撫使如范訥為經制使如翁彥國者四道總管趙野等輩及諸被命主命勤王之人並皆坐視君父屈辱逗遛不進朝廷大臣必備知之臣願大臣赤心至公以助陛下大正典刑其有進兵死事以及一切立功之人願

加厚賞賚使刑賞既公且明天下之人莫不知自是之後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前日之兵不得戰繼今以往竭力立功前日用命不得賞者今當必得次第受賞天下之憤何為不舒天下之氣何為不作更願陛下哀痛之詔日夕繼下天下之人當知陛下坐薪嘗膽頃刻不忘夷狄之仇必欲一戰以復其耻莫不捐軀効死以助陛下將見天下富者出財勇者出力智者獻謀懦夫孺子皆可為兵更陛

願下選將治兵奮然親征驕惰之虜一舉可
滅恭惟陛下聰明英睿著聞夷夏天下共戴
陛下為中興主陛下若以身狥父兄天下當
以身狥陛下二聖鑾輿指日可回中興大業
指日可就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切勿輙為怯
懦之輩苟且其説惑亂聰明宗社幸甚天下
幸甚一臣在外方聞之道路其言皆謂朝廷
大臣力請陛下迁都金陵有識之士莫不憂
駭謂中國者必據中原然後乃能經制萬國

號令天下自古以來帝王興起無捨中原能立國者金陵之邦本荊楚地後世偏伯勢不得已或遂都焉西晉板蕩河洛腥羶琅琊王者宗室疏屬用王導計移鎮江表愍帝既崩因而就立是為元帝初非特地遷宅於此自時厥後中原之地乃為盜有劉石慕容擾奪僭偽宋齊梁陳終不能復晉之東初席未暇暖遽有王敦起而為亂元帝乃欲歸避瑯琊明帝英武克清大憝未幾蘇峻復起歷歸成

康哀穆寢以衰削宗廟血食雖已百年子孫
享國類家不久劉裕二蕭以及陳氏其創立
也亦必艱矣子孫不能長保宗廟社稷豈數
君者一無長策治厥後人蓋以金陵地薄勢
孤山川廻蹙不拔之基此非其所刱今二聖
北狩未廻宗廟在京陵寢在洛陛下若聽左
右之言遷都江左即是陛下遠棄父兄遠棄
宗廟遠棄寢陵為自安計臣切妄意勸陛下
者必皆東南之人意在自便墳墓之奉祈仰

之養不為國家長久之策陷陛下於不孝不
弟臣嘗聞之在真宗時契丹入寇直至澶淵
勢已廹近當時大臣有勸幸蜀亦有勸幸江
南者皆是懷土自便之計宰相寇準獨請征
真宗皇帝深燭厥理遂從其請車駕既至登
城撫軍〻威大振射殺契丹主帥撻攬遂大
破之自是契丹百五十年不敢南向蓋得真
皇親征之力臣願陛下决意親征亦用寇準
已試之効如臣之末學智畧疎淺豈敢不揆

自方前哲惟是陛下聰明英睿真可勉力以
繼祖宗金賊二帥亦撻攬耳何足道乱只前
此諸將畏怯無敢當之責國縱敵遂致大變
陛下若首决意親征祖宗之心庶其在此祖
宗在天〻必相之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坐薪
嘗膽不忘夷狄皆願捐軀一戰自効臣謂一
且行營北顧兩師之頭可致麾下切願陛下
尅意圖此勿謂東晉委靡之計臣近聞朝廷
遣使奉迎神主欲往江南又見宗室遷居鎮

江豈非朝廷必欲南去然臣又聞陛下降詔復還中原金賊再來與之決戰果然即是神主不當遠去自古天子豈有不奉宗廟神主而獨居者陛下親征頒載以行武王伐紂文王載之車中王乃言曰奉文王伐不敢自專臣願陛下奉君祖宗報怨金賊何為不可又聞朝廷復請陛下南自襄鄧轉之長安臣雖至愚不足窺測廟堂之議然而鄙見陛下頃者先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京師之人

世々安處輦轂之地不識戰陣今遭兵火復失二帝攀戀悲思不能自處日夕引領顒望望陛下車駕還歸陛下萬一徑為他幸切恐都人必生怨心乃謂陛下棄我而去臣願陛下早歸京師以定大勢鎮撫中外治兵選將速圖親征若以二聖六宮九族遠征之故顧瞻宮闕難以為懷必欲幸亦須畧到旋即他往仍須擇一二重臣賢有才德素為都人所倚仗者留守京師分兵四屯衛護宗廟然後

可以保其無虞如或不然都人之心日夕惴慄安知其無英雄豪傑乘間而起幾甸之人誰不附之以求休息并或金虜聞我既去謂必大怯即必擁兵衝突而至據有京師皆能坐障東南粮道未必更無南睨之意陛下雖曰已居京師豈能轉輸江淮之粟以餉關中是宜先圖固此京師然後徐為長安之計若曰便欲江渡而南自江以北即非我有反在他人指揮之下雖有大江不足恃也縱能立

國不過東晉陵遲之漸又況方欲報怨金賊金陵之名以其嫌忌有類栢人為此計者何未之思臣願陛下勿效東晉江左之行決為真皇澶淵之役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然非陛下大明誅賞以振國威未可圖也臣願陛下斷然行之臣布衣一介之賤學術淺陋無所取材誤蒙陛下記錄首賜追召臣不敢默默以負陛下所願陛下大明誅賞亟成中之興大業而已宣和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淵

聖皇帝即位之五日臣時在太學為諸生嘗
與同學生千百輩伏闕下獻書亦乞大明誅
賞以示天下今日遭遇陛下亦首以大明誅
為獻何也臣切以謂誅賞人主之威柄也誅
賞不明則主威不立而人無所畏將無以驅
使天下不能驅使天下則安能折服夷狄欲
求内外無患而天下大治者其可得哉武王
之伐紂乃在於畢力賞罰以定其功宣王之
之中興亦以其能賞善罰惡而已此宣帝之

信賞必罰憲宗之能賞罰用命不用命所以
為漢唐中興之君陛下操生殺之柄端可以
賞罰天下而指揮四夷何憚而不為哉臣願
陛下勉之而已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上高宗第三書八月二十五日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
陛下臣蒙恩追召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
六日具狀申書省訖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
出臣即於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

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
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
用兵親征以邀還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
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又
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二書皆未
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
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
諸賞之政不行雖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
京之耗是臣之言一無合於廟謨而臣之罪

實難逃於國法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臣
死实甘心或恐遺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不
瞑目臣深慮黄潛善汪伯彦等怒臣議已必
欲見害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
其死生之决庶幾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曖昧
而殁也臣切以李綱之爲人也責以春秋之
法不無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姦致身
徇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
輔相陛下之聖明柰何返遭小人之擠排終

以直道而廢黜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
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徒天下皆知二人
之姦邪深疾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馳騁一
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既為二人
之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
不能一日安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
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既去則為陛下以身
任天下之責者是宜親之征詔不下則虜氣
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國

咸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之國也切恐
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荊楚之邦也切恐陛下
未必不往然亦聞尚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
請都江寧奏狀乃是綱被召赴行在經由金
陵之時有此啟李綱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綱
到行在為宰相專主歸京之議也而不聞堅
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
不可恕矣若即更而為歸京之議則京陵之
說乃綱昔之言也請以今言為正豈可遺棄

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切意朝廷
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許綱前失欲使百
姓怨之耳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
一不免南幸又欲歸咎於綱也是誠何心哉
抑何淺鮮哉昔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
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揭此榜無乃愚弄若
父聾瞽百姓有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
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既
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為非策自今以後大臣

必無勸陛下為江左之行者況陛下已有獨
晋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況聞
近日盜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
甚衆又聞嚴州洞寇尚未殄滅江浙之間已
大騷然嚴州趨江寧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
四百里鎮江與江寧接境皆是松江南岸要
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先據此二州以為
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
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衆散走淮甸四

散沿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刼臣
謂雖太后行宮亦未可遷往也陛下亦知國
家社稷僅復於已亡之餘天下恟恟人心未
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
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
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即日並起中原之地
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臣不免棄城而遁
朝廷既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
哉又况兩河之名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

者想亦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强虜知
畏不敢必取而尚得為中原之人其屬望於
陛下者諒不勝其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為江
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堅拒以
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即日便歸虜籍矣虜騎
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
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
豈復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
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

帖〻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
他人指揮之下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切
以為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
劉氏蕭陳之徒以相秉也陵遲之漸自此始
矣臣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為此行所以尚爾
譊〻以畢其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
相遼決意早歸京師而已切知都城之人已
見太后為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
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金幸京師城壁既已

修築復舊陛下倘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為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鑾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虜而二聖鑾輿歸還有期臣切惟戎醜之性真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擊則

掉尾逸去願陛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鑾輿
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
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
故不待臣區〻之言也臣切謂陛下必欲復
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
非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為雖未必一〻皆
當柰天下之人着意屬望皆願以為輔相者
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
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向

背其綱之謂也臣切惟進退大臣天子之職
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須堅留而
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即使善去而又加恩數
以遣焉至於有罪為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
謫出而謫命之下必按臺諫章疏據實行詞
廼者李綱蓋乞出也比見麻詞謫語甚峻不
知詞臣何據而作豈朝廷大臣之惡綱者有
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私忿而不
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切怪臺諫

諫之官陛下用之以司耳目乃令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為一言之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詞語臺諫自當預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為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黄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耳目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又其懷姦觀望如此尚可穴乎願陛下處之臣切謂黄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必

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
聞天下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覆
為陛下言之也何忿臣以一介踈賤仰荷陛
下記錄姓名即位十日首賜追召出自獨斷
非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軀圖
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于陛下干冒天威
罪當萬死臣隶昧死再拜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四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五

詔勑書劄

家書

東百拜上覆婆〻姆〻十四叔嬸十八叔嬸三十叔嬸家中骨肉上下俱安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日晚忽有應天府吏人来追取東必是得罪恐死生未可知然東已

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老兒煩
惱今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
新婦并二女東不暇顧䘏盡教婆〻姆〻諸
叔嬸照顧處置新婦見懷娠或得一男即先
人之後不絶東死無恨矣六五弟善事六三
哥同共奉侍二老兒勿教失所想諸叔嬸更
不在叮嚀也二弟適諸房尊長呼名起居見
姑〻亦傳語四七妹今年便可與他成結了
却死生天也切勿念東除隨身衣服外其餘

行李盡付六十郎并諸僕携去且助二老兒
使用大娘長成中間已許四六姐六五郎為
親如他家不悔即與不然則別作處之請將
此紙送與四大姐一看自餘不復言矣秋氣
向冷伏祝善嘉保重不備建炎改元八月廿
五日東百拜上覆婆々姆々諸叔嬸座前
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収管可一々
檢之六二郎諸弟妹不及一々作簡會諸
親一々導意東八月二十五日晚南京神

脩書

六十郎石青曾慶劉福趙慶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了多與錢羅潰遣去梓州襄城爲二嫂去秦宅下書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還

李猷贖屍記（紹興元年正月十五日記以序當在建炎年後其事當在下也）

建炎改元八月猷以妻父歿于王事自京師詣南郡行在所十五日雙門外忽見友人太

學生陳少陽叙問畢從容謂猷曰東被召方到未有館舍子當為我圖之猷曰大學士丞陳正彙比嘗相邀猷未果往試同謁之既見少陽遂館焉復與猷語時事少陽慨然有忠憤之氣頗謂猷曰吾復欲獻書天子論列國家大利害事然九重深邃不能自達吾友相識滿目必能為我辦此吾惟操筆舒紙寫我中心所欲言之者其餘盡煩吾友也於是書三上皆不報書意大率乞車駕還京聚兵親

征去邪佞而用忠良會有揭榜通衢斥小人
附李綱者猷知其為少陽設也錄以示少陽
勉以言歸之意報曰誠知血淚何益臣以召
来不敢私還也後二日太僕寺丞之子大方
蒼皇過猷曰少陽已執赴應天府矣猷應之
曰少陽其不免乎然以言獲罪固義士之常
公名家子何足多怍但未知罪之輕重耳因
偕大方就卜於日者孫贖曰公所占者恐有
負累耶此人自得罪名不及也抵暮乃知少

陽已死於市猷然愴若無以自存遂於此館
哭之移時其僕從潛匿逮夜有來竊伺者猷
呼而前曰餘僕何在何乃久不見耶輒曰某
等恐得罪今乞批數字收行李之屬某輩亦
自還鄉猷告曰汝主翁以忠諫得罪何預汝
事又何懼而去乎當守屍柩以歸且令召其
徒而衆皆懼其染逮求去益堅又告之曰汝
若懼得罪則我豈無所惧乎又恐其不知
信乃言挈行李就猷之舍明日潛至其死所

而遺骸已不知其所在僕輩益喧愈欲求去猷叱曰汝豈盜主翁之物耶一有去者罪在汝輩於是諸僕皆不敢去猷乃於所館舍凡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者吾欲收少陽之屍歸葬先塋恨無由知之少陽有靈當啟我心使有可致之理則我與少陽無憾矣越二日會都市曹復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畀其尸去猷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

門外忽有言曰前日舁兩秀才今日又舁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獻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辯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趾足間有癜馬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白不同耶蓋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於所視之家而少陽之柔亦以棺木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其首也於是百方致之不憚所費又二日得之面如生

合而殮之盖識與不識之人莫不涕淚之横集也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以歸猷服其義乃併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時猷不暇問妻父事有能力津遣其柩遂亟還京師始少陽就執之時猷在他館不及知後詢其僕始得其狀盖是日有應天府一吏来傳太尹台旨請學士少陽曰東被召来不敢私見吏曰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豈有公文耶吏乃賫出

半片紙唯有進士陳東四字少陽文問此何公文吏乃忽怒而目視若有所呼繼而数卒環其左右少陽乃肯首曰東自知得罪吏曰此無事太尹直令請耳少陽曰朝廷召我来若有美命當有快行家或大程官輩来報矣令汝輩来是東得罪矣又豈敢逃避不去尚容喫少飯否吏許之即食又諭之曰吏容作家書否吏復許之書訖悉委付群僕拂袖趍府神色不亂是日暮乃死遲明但見少陽與

歐陽澈各梟首於市門猷悼哭友人直言得罪一至於此輙私誌其事之終始以俟日異史官之採擇云紹興改元正月望日四明李猷嘉神記

少宰吳敏等上陳死事

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皇帝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臣伏見太學生陳東死於言事

尚書葉夢得奏臣聞罰當罪則奸邪止賞當功則臣下勸此英主之上務也竊見汪伯彥

黃潛善於陛下即位南京之初懷奸擅朝威福壅塞賢路妨功害能敢殺布衣陳東歐陽澈卒使陛下受拒諫之謗朝廷著殺士之名忠義之士至今稱屈言及東澈二人未始不悲歎也臣切攷前代犯顏直諫觸忤權臣之流至公論一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追贈官爵而錄用其子孫者也臣愚故望聖慈憫陳東歐陽澈之抱恨沒地不及目覩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臣義士之勸仍

乞斷自睿旨削奪汪伯彥黄潜善爵秩竄之
遠方以為奸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御旨

二月六日同奉聖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
郎仍與有服親廸功郎一名令所居州縣存
恤其家

黄潜善謫授梅州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
汪伯彥謫授江州團練使英州安置

賜錢詔

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
政事王綯奏曰昔者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
臣被誅此其鄉里上惻然下詔曰太學生陳
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用事大臣私涉殲疑
力行奏請亟加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
忠之士既已追贈京秩仍官其子今行經其
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十萬
請祀其墓
五月四日辛巳上次鎮江翰林學士滕康請

命有司祭陳東之墓
諭宰執
諭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忠
死可念二人皆塋郡境已隆親札令有司致
祭卿等更恤其家
賜田勅
紹興四年十一月一日高宗皇帝御筆勅中
書門下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非
人將布衣𡨴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承事

郎并與有服親廸功郎一名誠未足以稱朕
悔枉之意可特賜朝奉郎秘閣脩撰仍更與
兩資恩澤如無兒男許女夫承受仍於所居
州軍撥賜官田一十頃
追贈朝奉郎秘閣修譔誥 省劄見存
故贈承事郎陳東右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
撰
勑故贈承事郎陳東等嗚呼古之人願為良
臣不願為忠臣以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

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
徹其始將有意於為忠臣乎繇朕不德使爾
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籍不得已不失
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
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
豈足為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
考古之餙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寃而有知
享朕茲意可依前件奉勑如有劄到奉行紹
興四年十一月八日

待　　　　　　中　　闕
中　　書　　令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鼎
叅　　知　　政　　事　瘐
叅　　知　　政　　事　與求
權　　給　　事　　中　啟復
中　　書　　舍　　人　居正
十一月八日申時都事受呂安道
右使員外郎晏敦復　付吏部

官陳東第南省敕
誥贈朝奉郎祕閣修譔陳東第奉敕如右劄
到奉行闕前段
主　事　姜大成
員　外　郎　兼權思溫
令　史　崔
彦通　書令吏　王登
紹興四年十一月十日
加贈陳東朝請郎誥

乾道六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書節文
應見任文武陞朝官父母妻並與封贈右通
直郎新差知[illegible]州清流主管學事勸農營田
公事陳嗣宗故父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束右
父擬贈右朝請郎

令　　　　　　　　　闕

右　　僕　　射　　闕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文

參　知　政　事臣炎出使

叅知政事臣克家
權侍郎兼權尚書臣之奇寺
言謹
擬王楨擬封贈父母妻如右謹以申聞謹奏
乾道七年四月日
臣察論汪
黄劉子
臣等伏覩近降指揮追贈陳東等官職陛下
悔枉責躬極其哀痛道路之人聞之者為之
感激臣謂宰輔非材誤國亂政求之自息豈
可容誅然至極於鄙夫有患失之心廷臣無
作威之戒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有殺士
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為政向者建炎之初陛

下以四海為奠祀之主雖俯從人之欲紹復
至尊念兩宮之遠狩憫宗社之阽危禍故靡
常宸心震悼萬機之事付之二三大臣而黃
潛善汪伯彥偶緣攀附同秉國鈞首膺注意
之求專任仰成之寄故當開闢言路廣上聰
明而潛善伯彥不學無術文過飾非用心周
寵以保身務從處士之横議致東與澈袂此
湛刑方共咸命之行寔為初政之畏遠近聞
之無不疑惑一自潛善伯彥得罪去位于今
六年而陛下喜聞蹇謂之聲包容狂直之士
崇獎臺諫詢擇曷羌導人使言不各爵賞使
天下曉然愚夫孺子咸知向者東澈之死事
非陛下之本心而忠臣義士扼腕共怒甘心
於潛善伯彥之日久矣今陛下尚軫淵衷痛
自追悔使潛善冤鬼有知猶思延勁受戮而
伯彥軀幹故不在職何施面目仰覩君親伏
望聖慈特
垂霈斷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五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六

挽詞

右丞襄陽許翰哀詞

建炎元年八月翰蒙恩召至睢陽再俾與政是李綱黄潛善汪伯彥張愨在樞府翰察之綱必為諸人所危自度不可以畱辭位甚切章方累上而綱得罪翰因獨畱祈去力陳綱之忠義英發方今非綱無可與共建中興之業者廢綱而畱臣徒無益也上未納而持之

故伯彥懿相繼留為上位又綱罷相翰獨綴
班列奏事一夕見潛善獨留甚久翌日上顧
潛善昨夕二人已處之矣因泛言歐陽澈書
論朕宮禁寵樂悉有此事陳東書必欲留李
綱歸曲朝廷翰茫然初不知其端也既罷行
問潛善上所處者何人曰即指後陳東歐陽
澈也處之如何豈已逐之耶曰斬之矣翰驚
失色潛善乃曰今日方將論救已不及矣因
究其書何以不下政府曰獨下潛善故不得

相親是伯彥懿皆不復問其本末蓋所與聞
者伯彥等但稱歎上威神睿斷而潛善至堂
見應天府尹孟庾白事獨詰何以不關政府
而遽斬東等微示慍色蓋潛善前晋本定此
議惡專其惡故反推而遠之也翰歸謂所親
曰吾與陳東皆爭綱者豈有一人斬首都市
一人安跡廟堂者乱上不早聽使去諸人將
復溦東處我矣乃辭以同列事不預聞章上
卒罷去然世多疑此二人者言太切直嬰鱗

犯上故深嫉之紹興三年始見東書於湘湖一書論李綱之用傳亮張所未有過失不當謫去而方為伯彥潛善所排詆二書請上大明誅賞前日諸將提兵顧望不救都城非大元帥必宜正其罪下親征之詔揭厲威武期還兩宮保據中原無渡江之計金陵之計猶拍人也不可不思三書言李綱謫去則朝廷必不能行前書所陳因深論汪黃之奸必敗國事願速去之至屬上躬優游不迫也則知

東所以死坐咈大臣非天子之意潛善等葢慮天子謂其以詆己故誅東因歐陽澈書攻及上躬而佯殺之以葢其私且謂是皆讒誣均不足信於戲其可謂周於謀已而輕殺士矣渡江之後天子感悟下詔褒贈追錄二人之忠各令官其子而厚撫其家顧當時奸臣誤國之曲折世或未究出則仁聖之本心未明故删取東書大指如此而系以哀詞使後之人有攷焉詞曰

紛衮繡衣迷國裨常布兮憂時忠未諒兮謨興言方發兮身夷胡之塵兮孔揚蒙兩宮兮北之廟食震兮憑怒哭社鬼兮悽悲委墜緒兮嗣聖基申命兮遺黎何鄙夫兮間此盜威福兮逆施惟寵利兮是圖遑恤國步兮安危慘一朝兮昌故殘二士兮不旋使相賢兮智伏世體解兮心離謂闉城兮伏闕幾變故兮弗支不及令兮誅勦將鼓衆兮為奇秉新造兮惕惕寧一忍兮衆

是疑嗟仁聖兮本心豈翳諫兮縱非當箱
鍵兮挈挈使寶慈兮傾移知名惡兮委遠
云聖斷兮若斯彼蒼蒼匪天乃詭誕兮敢
欺臣作君兮愚蒙毀陰機杳兮莫窺後執
簡兮何人尚有考兮余詞

讀右丞所作諫議哀辭　鄂國劉相

并州更作桑乾客道逢舍者來爭席掀髯對
坐有鉅人開口劇談如舊識試問客子從何
方興言抵腕微有傷吾祖昔遑邮緯計屢以

直論干君王讒諛弄國賢者避禍福相隶呼
吸異懸知必有代庖責被髮纓冠赴東市大
明既爭日月光真與天地同久長嗟予之生
後長者却識前輩奚其詳大臣罔上擅行戮
揚以浮言盖私曲誅奸發德示後世右丞之
文端可復中興名門凡幾門聖朝報稱非少
恩紈蘭袖出承命帖猶幸又識公之孫春秋
愛賢許之宥十世已往来未為厚況今公議
方大明叩天大呌君無後故人夢想規大賢

景卬高行思執鞭典刑方及見故物倐爾長
別良依然土田未足為君勸官爵未足酬君
頓行矣志意勿倦遊歸而視之有家傳

恭被詔書褒贈陳公忠義痛感有作

李綱

哀痛綸言洒帝章賜金贈秩喜非常無心聖
主如天地着意奸臣極虎狼忠血他年應化
碧英魂今日已生光先生憤懣誠昭雪九死
南阡豈自傷

屢將鯁論叩楓宸不為承恩始愛君誰使崔
寧論盧杞恨無慶忌救朱雲死生一決心應
了忠義千年筆有芬一芥草茅言世務從公
無復見劉蕡
祖宗德澤在斯民常帶精忠不乏人魏闕献
書聞帝聽匭亟諍事觸龍鱗血沾斧鉞雖因
我心在宗祧獨許身宿草已深難以慟臨風
空有淚沾巾
平昔初無半面交危言幾辯蓋寬饒幽宜我

已慚良友忠憤誰能念本朝故國遥看雲杳
杳新阡何處草蕭〻撫孤未遂山濤志誰繼
離騷付大招

挽哭少陽國士鄉先生　待制張

活國幾無術興王獨有臣賊期探虎穴公乃
犯龍鱗義死哀憐汝余愚苦愛身飄蕭重白
髮愁殺倚門人　金沙張光輝

義氣衝星斗忠謀欵帝閽無心干爵祿有意
正乾坤還墮憸人手何慚列士魂節炎荳潜

德千古令名存

伏讀諫議奏藳有作　後郊王之埜

孤忠浮動墨淋浪字字珠璣照乘光應有鬼
神戒呵護未多故笏是甘棠

祕謨陳公鄉先生　陳才卿主簿

封章一讀藹牙寒始信相如處世難夷狄尚
能知姓字兒童猶復為辛酸滿朝臣子應知
戒後世奸臣不自安猶有英靈凜如在休沉
塵跡夜漫漫

哭祕譔陳公鄉先生　徐春中

氷懷壯士雨淚寒我思陳公何悲酸陳公九
泉友逢于桐村源頭雪漫〻帯経堂前草班
班終日哀吟復倍嘆百年一奠勝臨棺瓊衮
負强靖康歲蟊賊内訌禝天語銀袍一唱空
天閼書奏八九誰省候盡言兮驗蓍龜之應
履危兮薄雲天之義不以山高岱將壓
而遷移其視鼎鑊可赴而如歸鯨波方再澄
帝憫公誠卑爵錫田土孰敢輕勧旌雖無一

時公卿之高位自有萬古不朽之真榮諸生
叱罷不從此爭如伏闕能就死萬家之封亟
辭燕其在于今孰称賢

題塔詞　　吴澄清丹陽簿

讀公遺藁未冠年義膽忠肝氣凜然六賊萌
芽俱泯絕一庵草木愈明鮮縣庠屢拜先生
像邑里相逢後嗣賢畢竟固知多必大待看
接踵佐周宣　　何元泰

在昔虞庠日嘗陪陳少陽詞傾三峽水忠烈
九秋霜藥石塵丹扆琅玕寶皂囊後來門下
士多有紫薇郎　浚郊趙時璥丹陽令
胡駿昔長驅高屋建瓴水權奸誤國家和義
甘骫骳遂令九廟尊宵沒在棘枳帯甲百余
萬一嘯自披靡堂々諫議公屹若頽波砥叩
閽斥時宰不惜用一死此死不足道聞者自
興起一木支大厦於時不可再使早定大計
何物摩　壘可怜紹興間贈官具子我得

覩遺藁感慨寧已矣千載凜如生作者書于紙

文靖公

少陽一疏剪群奸袖手歸来風月前誤國小人猶發縱叩閽諸子尚延閑是非自在通千古利害安能立兩間暇日西湖乘畫舫好將樽酒酹孤山

少陽先生賛　漫塘劉宰

陳公以布衣叩閽恨不手鋤奸佞今雖死垂

紳正笏生氣凛〻奸佞者盡少避終不減段
大尉無恙時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六

宋陳陽先生盡忠錄卷七

題跋

遺帖

晋陵劉宜孫

史臣云忠義天下之閑然忠義不多見於世而世有忠義多不能自全玆何理耶盖衛國家排患難斥奸惡褒忠良蹈白刃遇事輙發赴死如歸無怍乎忠義之士往々陷殺之禍也友人陳少陽與予聯事太學僅三年平居熟察其所為知決非偶然者一旦為國言事

屢上屢抑而不衰而卒至於殺身而死死之日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寃之嗚呼身可殺而名不可滅未幾憸人罷國政而少陽進賞典英聲爽氣凜凜在人耳目回視前日保寵革泯與糞壤等忠義果可少貶哉余知少陽不死矣四明李嘉仲當凶奸熖時能贖其屍首併歸葬於故里復珍其往來遺帖求縉紳識其事以廣其傳嘉仲之為人也從可知矣故余備論忠節所以然而書之時紹興三年

秋七月十有一日

跋家書後　陳南

嗚呼先兄少陽宣和靖康間爲太學生當虜騎深入國家危急之時上書闕下論天下事天子嘉其忠命之以官既辭不受謁告而歸建炎元年夏四月今上即位之十日以布衣召至行在所未得見又三上書當時用事大臣私涉嫌疑力請誅殛遂陷大禍方收之日自知不免畧無憂色對所追吏更衣進食索

紙作書以遺其家區處家事纖悉備盡字畫如平時無一筆舛誤其書竹紙所寫反覆有字不可裝背一日其壻潘好謙揭而兩之無所遺缺乃得成軸若有神物護持而至然者三年用事者既逐天子感悟追贈京秩復賜錢五十萬紹興四年冬再贈朝奉郎祕閣脩撰仍官其子弟錫之土田以恤其家德至渥也則其天節固已托不可朽而傳無窮顧所遺家書歲月浸久恐遂磨滅謹用刊之于石

垂示子孫庶幾見者知忠義之士志氣素定視死如歸臨難之際神色不亂如此云十二年夏四月望日弟南泣血謹書

讀許右丞哀辭　曾季貍

建炎初裔夷亂華兩宮蒙塵天下義士切齒扼臂于時諫議大夫陳公衣褐在下越俎代庖肉食者憾之卒以忠死未幾天子感悟越等加郵於是陳公之忠始暴白然肉食者誑上誤國之罪未盡顯著識者恨之右丞許公

時在政府與同列者異議而去嘗註陳公哀詞一篇備言死事專去向食者之意及觀責尹之詞則返若已無與焉甚非人臣過則稱已之義微許公之詞世未有知之者許公雖註是詞未敢誦言于世其後弟尚書郎忻手錄以藏之蓋有待而後出也許公薨其弟尋亦下世故其詞寂無傳焉後四十年尚書郎猶子進之得所錄遺藁於篋中磨滅殆不存矣一日出示季貍曰進之將以是鐫諸石子

盍為我識之李貍矍然驚曰是詞之不忘殆天意乎安可使知無傳也昔張巡許遠之事史官得以詳著者由李翰傳之於前韓退之序之於後今此詞上以昭仁聖之本心下以正內食者之罪異時司殺青者得之不為無助是亦李韓退之文之比詎可秘而不傳乎進之曰唯李貍乃述其所以然以告來者云

乾道九年六月甲子

跋陳歐遺事　周必大

高宗皇帝即位南京宰輔不思將順求言之美意專為身謀殺上書人鎮江陳東少陽撫州歐陽徹德明六飛南渡亟出時相再贈二人朝奉郎祕閣修譔玉音惻怛過禹湯之罪己錄孤賜田光于史冊草制者中書舍人王居正也右丞許崧老既為哀辭必大又抄少陽行狀授梁君世昌刻之嘉泰壬戌臘月乙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

盡忠錄序

李大有丞相綱之孫

大有昔侍先祖道及秘撰事云秘撰所上建
炎三書其一乃夙興說論天下大計餘兩書
乞留先祖而黜汪黃詞皆坦明惟最後指陳
二人奸惡殊激切二人大怒且得以罪先祖
必欲置之死地然高初宗不以為忤也時歐
陽澈亦上書及乘輿頗過時二人遂同以進
摘其語激上意高宗亦欲薄其罪汪黃復動
以危言遂俱即東市因謫先祖海外今觀高
宗聖訓有曰聽用匪人至今痛恨之有曰始

罪東出於倉卒聖意可見也歐陽書蒙不得
于世而大有家藏少陽事迹莫知何人編次
意有深旨悉從其朝止易其書二字曰盡忠
録蓋才取賜金制詔中語同重以詞旨聖語
三条揭諸篇首録本以廣其傳秘撰之與先
祖未嘗識面至為之死是書不出九泉不瞑
目矣聖政所記馬衛尉者先祖嘗與吳少宰
書別紙論張所首論江夏兄弟之奸繼而汪
黃選部少陽論二人以謫必誤中興遂改極

法次李春部成章因張遇事言激上二人亦
竄逐布衣魏佑連上六書亦不得其死秋馬
伸疏十五事攻之謫山東監齋不知今存亡
也先祖意謂必能見殺按東齋先生語錄曰
馬仲論汪黃逐之賊虜方張不可守　或謂
中途刺殺之則衛尉死於二人之毒手亡疑
也當與復草昧之初朝廷未尊言及兩朝相
馬魏二公皆黜然被害人無知其冤者則秘
撰之死天子旋即悔痛累詔褒贈至今聞者

為慨慕興起可謂死且不朽矣二公其幸多矣大有將以是書求引跋於當世立言君子故述名書之義與秘撰所得其死者姑採摭云嘉定改元十月朔日

金華楊邁 尚書

跋奏議

右修撰陳公少陽奏議一卷方宣和靖康間權奸扇禍國勢危如綴旒無敢正言排之者公攻詆六賊凜凜有生氣迨建炎中興公以直言召則又首排柄用之臣不足當大事身

膏東市於戲痛乱公潤人也祠堂於學而遺
藁弗著非闕與歟廼取奏議手刊之于學
宮且以高宗皇贈鄗之詔冠之篇首于以明
公之死非本聖心皆誤國用事者私意云嘉
定庚午七月初吉

譙國樓璀

夫害止一身而利及天下身滅一時而戒存
千古死輕鴻毛可也國家當傾側擾攘之初
祚若綴旒奸佞蒙蔽猶不知改少陽以布衣

言天下事輿櫬自隨而權臣讒慝果以誅死
然其人死矣復何云者而所言皆死而後行
其為舉世之利今日之死不以甚明宜少陽
愛其死也方野棄屍首憸人虎視無不遠跡
以防不測隴西李嘉仲獨能訪求而歸藏之
盖義不避死亦少陽之流亞也
括蒼胡攀鱗字士龍
司法
攀鱗頃自總角仰服修撰陳公忠義之名嘗

得之諸老先生謂公以布衣遊太學當靖康
建炎國步艱辛諸生伏闕指陳如政旌別忠
邪多觸時宰所忌卒之廿戮如飴又聞伯父
吏部以與聞諫草斥擯嶺嶠自是括蒼之名
播之縉紳著之青史與陳公儷美匹休矣攀
鱗每恨生晚所得梗槩僅若此有如英姿丰
裁固願見而不可至也而封章論奏未獲窺
豹意終抱此恨近得公之姪孫挺述及短卷
七封諫疏九封與夫郡安撫墓誌經畧錢待

制所撰神道碑并范制粲然傳公行寔且命
攀鱗為書其後一再披味凡公之忠言讜論
彪炳紀載讀之令人肝膽張奮激切足以竊
一班而酬素志仰惟公之精忠獨行殆猶造
化功用自然詎可以草草丹青陶寫矧今名
公巨賢品題溢篇其待予謏聞刻書然先世
同德比義今又獲同枌社事契稠篤豈容自
默嘗觀孟子稱賛伯夷為萬世師有頑廉懦
立之化至昌黎韓公著頌則以窮天地亘萬

世而不磨昭乎日月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
足為有容也切謂孤竹君骨仙之後公其人
與攀鱗才剪文斐不能自為臆說謹據聖賢
之言以識古訓遷伯玉恥獨為君子修撰流
光不朽固矣伯玉豈無華袞之榮云

四明樓鑰吏部尚書

嘗謂士君子標準天下羽儀縉紳莫若忠孝
節義一操諸身非特光祖先耀閭里聲名在
國史功業流後世靖康建炎間六賊在朝懷

奸誤國太學生丹陽陳東非有位於朝無言
責於己一旦忠義奮發伏闕獻書鋤奸臣闢
賊子直言直諫奮不顧身卒貽天下後世忠
臣義士之歎向非高宗皇帝降詔責己引咎
自追贈爵秩錫土田官子孫以旌敢諫則朝
廷負殺士之名雖滌三江五湖之水亦不足
雪鑰於國史拜公之名慕公之義恨不得悉
覩公書一識公後一旦禮部侍郎良能達之
引公之後且正於賓位因得識公後而悉覩

公書則公之忠心義氣可一閲而知矣嗚呼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諸公於時爲公愧
云嘉定戊辰癸酉朏

泰州野人失名

予觀主父偃以直言悮主漢世宗起見晚之
嘆其後建成朔方之議公孫洪欲沮罷而不
能至偃以齊王事殺士下吏治無狀世宗欲
勿誅而公孫洪固爭卒夷偃族則前日之隙
也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死之日無敢

往視者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為長者
未嘗遠治則世宗無罪偃之心終可知矣且
洪之居相位內深意忌雖同時賢若董仲舒
猶且疾之使相驕主而欲罹其害況偃輩晚
進用事才出洪右而數詘其議宜乎必陷之
死地也則人主有好賢樂善之心而為害能
之臣肆譖巧以擠之者世豈鮮哉今觀少陽
其始也被召赴闕是必有悟主之言若主父
偃者既而進言不已豈公孫洪輩譖嫉妬害

者所能容之耶嘉仲與少陽乃布衣之交能收殮其屍俾得還葬又寶遺帖使不泯其傳是亦孔車之亞也異時嘉仲之名苟有無罪少陽之心安得不以長者歸嘉仲哉

跋遺帖　　孟忠厚

嗚呼不愛一命不食寸祿亡身之危為國之安以天下言為天下死古難其人也嗚呼天啟少陽之口初有意於中興故不啟吾君之心使晋少陽一寸之命更有龍逢商有比干

千歲之上九泉之下且少陽與之携手而遊
矣嗚呼少陽之死為可悲也亦可榮也少陽
死也吾亡無日矣

劉棨

祖宗教育天下士垂二百年英異輩出靖康
之艱乃有如殿撰陳公少陽上書乞竄逐奸
黨諸生莫不義而從之彼高官美爵列狀都
省甘為虜屈者視少陽當愧死少陽忠憤不
少挫意生書試時相以死當時府尹置少陽

又甚慘彼謂雲霧蔽蒙忠佞不復分矣我高
宗皇帝感悟汪黄斥逐少陽贈官又官其子
若孫不一詔墨每頒少陽之鄉黨耆老伏誦
感泣於戲湯之罪己太宗之賞諫殆不過是
李嘉仲為公歛手足形還葬范允誠傳以顛
末以備太史氏之採擇少陽死之日猶生之
年若夫增葺其祠宇礼邮其後昆以廣聖恩
襃中表行之意又必有賢者任其責云嘉定
癸酉臈日

跋陳歐二公行實

統嘗伏讀國史建炎元年駕在南京八月壬午殺陳東歐陽澈李綱罷左僕射黃潛善遷左僕射汪伯彥為右僕射三年二月壬子上渡江至平江下罪己詔壬戌次杭州乙亥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與有服親一人廸功郎仍令有司常存恤其家丙子詔求直言考其年月兩詔皆出大父文肅公之筆大父以二年十二月召為兵部侍郎自揚來抗疏兼

直學士院今所賜御札具存叅知政事樓公嘗跋罪己有曰高宗皇帝當否運之後至誠感悔不啻不敢自文㦤乂之深下視秦穆公又得文肅李公為詞臣有以發揚之所以成中興之業也後詔為邴所草高宗不以為諱以宸翰宣布所倡宰臣非才謂黃潛善匹馬南渡益深悔維揚變言不激切不足以聳動四方當刻石以傳永久嗚呼前一詔則修譔公未贈邮之先後一詔則贈邮之翌日也罪

已而勃興於以仰高宗之所以聖殺旬以成
仁于以見脩撰公之所以忠嘉定六年中伏
日朝議大夫敷文閣待制新知建寧府軍李
統書

跋建炎第三書　劉宰

修撰陳公鄉先生靖康所上六書建炎四書
家且有紹興間馬會叔大同守鄉郡因郡人
揚茂良樗年求之公家公孫光悉以授之遂
不復所有惟此蓋建炎第三書公所以坐於

殺者其辭旨鯁亮字畫遒勁使見者駭歎豈
少同愛重不以示人抑神寔衛之使晋以為
家寶耶公之就逮應天也為書辭其家人語
尤壯識者謂賢於范孟博之書手扎亦為前
倅楊君九疇所得以歸公之孫壻潘氏然其
歸未審也余既為公惜諸藁又遺書之亡而
幸此藁之存因公四世孫燁裝成卷軸首尾
不但欲公家世〻子孫知所愛重亦欲馬氏
楊氏潘氏之子孫聞之惻然諸藁或可復歸

云嘉定壬午正月中澣

跋遺墨　　金國潘彚征

昔曾太父户曹遊太學知名所天下士諫議丹陽陳公猶以氣義相與公將上書叩閽過曾太父極飲而別書歲月石柱上其後石歸閻氏而遺墨亡矣大父清齋老人記先和以後事為詳尤喜言前輩出處每讀骨鯁集至諫議所上書必感咽不自勝顧彚征曰節不可不立吾先世之志也彚征竊識之適尉句

容諫議之孫一旦袖遺藁見過開卷端誦想歎風節思因大父之訓不覺涕零於戲公卿大夫寧欺君賣國而不忍失富貴布衣痛哭言事乃殺其身不悔不亦異乎雖然身可殺名不滅諫議之死將百年殘篇斷簡好事攘取之不翅若珠玉其與富貴而殞為天下後世所羞道馨穢有間矣陳氏尚何憾嘉定壬午正月二十二日

跋建炎第三書　王遂

遂伏讀鄉先生修撰陳公所上書有以知祖
宗德澤之無窮焉見人心義理之不泯焉識
裔夷之所以入中國而江浙之所以興王業
焉然切恠夫紹聖黨禍踰四十年而忠賢盡
於炎荒子孫老於禁錮應詔上書者猶棄之
終身士宜以言相戒而陳公昌言無忌至於
殺死而不悔今聖天子仁覆如天未罪一言
者是宜忠言嘉謨日聞于上群臣萎薾骫骳
婾阿脂韋視國之休戚如秦人之視越閒天

下之利害如聞父母之名有甚於刀鋸鼎鑊
之在前者此則遂愚之所未解而又切有憂
焉者也輙書陳公建炎第三書奉藁之後嘉
定十五年四月朔旦

摟申之

使此鯁論用於建炎靖康中興之初則車駕
駐蹕不偏倚於錢塘使此鯁論徹于英主忠
臣規恢之際則脩撰孫枝不困窮於京口齊
人有言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可矣盍行

乎

東陽李大同

建炎之初人心不欲車駕一日離中原雖金陵形勝之地決以為不可往其後乃舍金陵而都于杭因循今百餘年今亡于韃而中原將復於我識者顧以得中原為疑慮時勢之初終若此因讀諫議書藁俛仰懷舊益重下泉之慨歎云

臨川羅愚

布衣言事激切至此彼汪黃輩何所置愧哉

紹定癸巳九月望日敬觀

東陽許元實

此書不聽王業偏安於百年嗚呼惜哉昔賈誼之言不用而主父能用之閲公之藁安知無抗公之志者頡頏天下忠義之士共觀之

紹定癸巳明禮之翼日

跋遺藁

莆人劉希仁

宣靖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金虜入寇所至

莫支京城失守當時已有不遷都之悔假如明皇之幸蜀德宗之在奉天少避其鋒俟勤王之師四集以興掎角則二聖當不致北狩噫尚忍言之建炎龍飛多議者詆廷汴然吾之軍政未立虜勢方張長驅深入如涉無人之境至於越江犯浙蓋嘗以河南歸税況不能守使六飛遠還汴京未可知也第柄臣如汪黄輩庸闒無遠略虜犯泗城已至近境猶會食都堂語人以不足畏暨大駕已渡江乃

亟鞭馬南鶩誤國若此而莫能預爲上極言者惟諫議陳公以布衣爲太學生力詆其奸與棺自隨死而不悔至今使人讀其書猶有生氣南渡之初庶事草創首興太學以聿多士今百餘年凡事關天下之大計若憸士之污在朝廷敢怒而不敢言時聞六館諸生叩閽上書大計猶賴以决而憸士陰有所忌玆非國家累世養士之仁而享萬言之效與故因覽陳公遺藁而重有感焉端平改元二月

五日

兖陵吴潜

古今獨唐裴相垍能喜言事者自呂申公韓
魏公司馬公猶難之若潜善伯彥殆孔寧儀
行父輩爾其殺沖也固宜於戲金虜而既亡
矣而濉陽之郊百年之下獨抑悲風猶為諫
議唧唧也主國論者可不刱乎端平改元四
月望

歷城衛价

尹氏不平皇父孔聖不恕遺一老俾守我皇
草茅憂者之意也嗚呼國武子好言而見殺
後世猶賢之況諫議陳公耶敬觀遺藁直筆
如生又重爲之三嘆端平改元四月二十三
日

富川桂如虎

建炎間二奸佞之謫也天下咸服光堯聖斷
糾刻二十事維出於臺臣寔修撰公發之也
不幸公之言不盡發於當時有以爲與復之

本固公之孫出示遺藁重為之感慨嘉熙改元四月八日

鄂渚徐畋

讀諫議叩閽遺藁過於秋霜烈日遠甚觀者致其愛慕之辭人心天理豈有求而得此嗟夫方二臣為奸利時邪氣秉陽莫之敢指公逆折其萌俾不能縱至以九殞無悔其為宗社之大計匪但立言而已不然原其既燎矣溺寒灰而爭快之此墨氏之所以病仁也不

可無辨嘉熙改元正陽之月上戌

金沙陳宗

孔子謂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陳殿撰之所得孔子之言也近之議論不然曰吾亦學於孔子孔子之言曰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以其緘默婞阿與沒上下為得失聖人之中庸如慷慨論事讜直忤時者不指為狂人則目之為病子審如是孔子之志荒矣殿撰奏藁今經百年勁氣不磨字畫如初

汪黃為兕為蜮磨滅誰紀若使炎興喑啞之儔復生於世豈不動人駭目相與咨嗟殿撰之為者當時寧無狂人病子譎即所時同則忌之時異則奇之殿撰往矣今以真所以奇殿撰者而相文奇之使正論成黨忠臣義士攘攘而前斯社稷之寔利殿撰之所望也不然此藁猶破故紙耳於戲嘉慶二載良月下澣

桐鄉章球

攻大臣者有必死之理蓋以受人之攻古今寧幾見豈獨大臣哉士自一命而上肆行無忌其肯受人之攻耶苟攻之必求所以報之有殺人之權則殺之矣豈獨大臣哉諫議之言諫議之所以死也亦諫議之所以不死也雖然諫之幸也而天下之不幸也不然中原萬里安得今日之禍嘻其甚矣可以掩卷矣

嘉熙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鄧氏伍霆

當是時外而忠簡宗公抗二十四疏力乞回
鑾亦力攻汪黃之奸邪內而諫議陳公以布
衣伏闕首唱大義二公之論不謀而同宗公
雖不被害亦卒於所沮疽發背死陳公竟不
免東市之誅小人之害忠良誤國家如此哉
大抵板蕩棟撓之世自有節義慷慨之士不
忍宗國之顛覆奸邪之用事言路之壅塞寧
冒死而爭之者斯天地人固有可已而不可
已猖狂妄行以陷於罪者今陳公明知其必

死而不敢愛其死若以其一死有関於天地離合正統存亡之大者非天乎是亦天使之扶持使可辱可殺而不可泯沒者也誠使當時逐汪黄即日鑾輿北還而宗公則以無我十策指麾王善楊再興楊進之徒一百八十萬衆席捲渡江則邀還二聖盡復輿圖此當時一大機會公既誅宗公亦彼沮而死嚮之一百八十萬衆悉潰裂四去而虜遂猖獗中原卒不可復痛乱

東陽滕嘉

還都汴京自建炎觀之乘輿所至即爲邊面未可爲至計也然自陳歐陽二公抗疏以來李丞相宗大尹魏公鄂王皆惓惓此意何歟天下大計豈全軀保妻子之臣所能知哉曹操幾敗屢危然後僞定一時而蜀之君臣欲以不危定之此固諸葛孔明所未解也春秋時秦賂晉侯正馬晉之君臣反首茇舍從之秦伯曰晉人慼憂以重我不圖晉憂重其怒

乃歸晉侯當是時豈惟征繕立國喪君有君之説足以伐秦人之謀成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其氣劲其志專敵人畏云此晉侯之所以歸也二帝之在青城也群臣但有祈哀乞請之文焚香延企之望豈有必死之志哉示敵殆且弱矣獨公所論大議凛然乞車駕還京稍示吾强形以號召四方則中原尚可圖也異時金虜既陷中原不取遽有之则以授僞齊久而後取使中原善取之齊者以絶民心

之望趙則知車駕還京虜豈能有中原哉滂江涉淮渡錢塘犯四明自不期汴京始也不知咎此而反因是誦汴不可期何足以知天下大計哉秦檜史浩父子秉執和議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天下公論終不肯與李丞相諸人同日語者是非得失自不可泯也嗟夫二公效死之節聖主悔過之誠中興之根本本朝之覽卷滂淺不知所從方二公上疏且得罪余曾大父爲尚書郎上書申救又槩籍〻

縉紳間丞相益公誌曾大父墓云然且與大父云在館中當見此書藁而余家不傳文献不足證也觀公真蹟又重愧云嘉熙四年四月一十二日

跋遺書

南容王邁

愛君憂國憤世嫉邪為臣子者誰無此心而發於忠言讜論不顧忌諱者未多見也忠言讜論下顧忌諱者間亦有之而至再三殺身成仁者間亦有之又至於從容不迫言詞不

不亂形之字畫遒勁不改常度者蓋絕無而
僅有也予嘗獲觀修撰陳公就逮時別家人
一書語應天府追吏曰容我吃飯予許之又
曰容我作家書予許之於是飯畢書數百字
分布家事井井有條尤拳拳於老兒及遺腹
之予子曰不可使老兒失所先人無後真草
相間八法備具於此見大忠大孝死猶不死
禍福畧不可奪不知潘氏所藏是此書否今
復觀建炎第三奏藁字體與前書而加小為

之撫卷涕洟

孫應鳴

山嶽遭埋沒乾坤若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
掃除功脩撰公詠雪之章也倘憸壬方張邪
黨將盛公以謂之不少恕豈惟書哉此公之
所以死也雖然死非難得死為難彼汪黃獨
不死也夕槿朝菌終歸臭腐公如栢菊久有
餘馨其得死也與孤塋守落栢松蕭踈孫枝
凋凌田疇何在使人涕洟交下可以語諸薦

俾其相與圖之淳祐己酉仲春

新安汪濟之

世間萬事俱塵迹留取聲名久遠看每誦此言輒歎世事淺薄志士仁人久不復見及觀諫議陳公遺藁前後名卿題其右者幾成牛腰然後知一時之屈乃萬世之伸嗟夫大丈夫遭時遇主慷慨取言若歐陽諸賢皆分內事獨布衣窮約當國步艱難日抵斥権奸之死靡憾流芳簡冊聞者作興千載能幾人哉

予因端明之詩於諫議公事至有感云

跋第三書　東洲印應雷

讀陳脩撰奏議聾瞽者知其死且不朽矣應
雷今觀建炎第三書蒙開卷如百神森列尊
敬不暇尚何敢贅一辭淳祐己酉仲春

三山許竊炎

此藁思陵殿前朱游檻也當公再如南京上
書時使天聽頓回則輿襯自隨之事寧非過
計公乃自分必死固非汪黃所能害者然藉

令公不死於此時他日老搶扶膺要君討公亦不免嗚呼此中興百年所以竟不能取中原之塊土也嗚呼寶祐戊午歲暮

灤山朱文炳

諫議陳公以忠言冒斧鉞千載而下望其英彩真與日月爭光嗚呼中興之初得如公生廟堂居閫闑則必誓死城郭誓死封疆中原不足定也乾坤豈至中斷哉彼汪黃輩氣息奄奄如婢子然且方惡公議已以能殺公自

賀嗚呼公爲君父死爾爲社稷死爾二于烏能死生之乎雖然議汪黃如識大鼠誅蕢土無益也愚於張公浚有不懌者爲當時君子命脉獨不在張公乎擊李綱一誤也俱汪黃柄國而弗爭二誤也殺陳歐二公而弗救三誤也春秋不責齊晉張公如可作試以愚問之寶祐戊午九月

跋遺傳　江萬里

萬里青灾餘生已與時世無相開涉偶從縣

大夫潘君得其前脩撰陳公逸傳讀之又復
憮然習俗方患在軟熊雷曾進者之不可作
夫使忠義鬱於人心而大作於前無復伏掅
安流而驅山塞海以為曷正像此氣脉在下
不在上也未知幾流涕淚痛哭長太息而後
能伸比恨哉往事姑置勿論即今陽氣微茫
然縷雖一二昌言不過小小浸灌又常苦不
續有能耿然為國家深計長慮者時寶祐戊
午九月二十六日

跋遺草

覃懷李節

晁錯忠於漢以盎譖而死七國定謁者入見發其遺忠為之唱然此太息而已脩撰陳公當皇祚險傾忠憤激發試柄國大臣甘戮如飴蓋非特晁大夫比也建炎天子追念直臣奎筆綸言疊如奬錄引己自咎照然布告於天下而無匿止焉錯安得此於戲此世之聖而我宋之中興時開慶改元正月下澣

古汴趙時寶

劉陶抗章六館增氣未免有臣悲天下天下
悲臣之言陳公之此奏忠肝激烈與櫬自隨
何壯哉公於宣和間詆斥奸京孽黼輩有中
人所不能堪者彼猶吞聲躑躅不敢擠之死
地汪黃何物乃為京黼之所不敢為而為之
投之豺虎吾知不食其肉雖然公之死得與
龍逢比干含笑於地下義士何悲焉悲夫公
之言不售中原數千百萬生齒一朝淪於胡
兒嗚呼痛哉 開慶改元中秋古汴趙時實書

于南風堂

跋祕譔語詞　　胡儼　翰林學士

予閱宋史至黃潛善客啟殺陳東歐陽澈之事未嘗不太息流涕深為高宗惜也今觀贈東澈告詞有八年于茲一食三嘆不能自已之言則知東澈之死非高宗本意寔汪黃所為也至以飾非拒諫自咎商辛之不如其悔悟之深必非遂過者可及也嗚呼東澈雖誣死至今子孫猶有榮耀汪黃雖苟生人到于

今誅之不已故雖以東澈之死豈易汪黃之生哉古人有言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其斯之謂歟

跋贈誥臨終手書　　古洛畢亨（右副都御史）

少陽先生陳東在宋靖康間一太學生爾敢詣闕上書論時政得失力詆群姦天子嘉其忠與之官不受而歸若將終身焉逮至高宗建炎初年復起東至行在所未及見凡三上書乞留李綱罷黃潛善等與布衣歐陽澈同

一報國之忠卒之二人俱死權奸之手嗚呼
惜哉既而時君感悟無已錫誥追贈追今三
百餘年其史傳誥文俱無表諸墓者予奉
命巡撫南折考索郡志迺得生先傳誥并臨
終手書一二遂命礱石以紀之庶幾先生之
行不至久而泯沒也已

跋建炎第三書草　　吳郡祝允明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
晉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罷不進兵

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言忠定請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磔肉豎至輿櫬俟戮疑其所言必纔絕近詳觀此稿開陳事體屈轉曲暢豈若是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按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艸錄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澈與其笑語收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善處死生者乱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寔甘心

或恐遺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决庶父母遺體不至曖昧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學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生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勸天下良心之同也余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云正德庚午歲十一月三日記

龍谿林魁 鎮江府知府

墓表

先生宋室之孤臣也愛國而忘其家愛君而

忘其身愛道而忘其位愛義而忘其死大節清風昭回史籍貫徹宇宙君子之事於是乎畢然而耿耿之靈當不能無憾於九原者宋季姦壬暴棄社稷先生國學小士耳非有寸祿之榮一命之寄毅然中流思以身翼九鼎倡六館豪傑言人所不能言守人所不能守今吏考之使當時少試則二帝可返九廟不遭所謂一言可以興邦而不用其言必甘心以快讒慝而後已先生骨未冷而狄人墟宋

嗚呼可勝悼哉竊原先生之心豈不知勢遠責薄高引幸免而沒〻國難而死後已誠以君父之讐不可以不復中國之耻不可以不雪宗廟之尊不可以黨腥膻衣冠之化不可以左袵深憂大懼精計極言繼之以死庶幾賢相用而宗廟安夷狄亡而中國存即捐軀隕首含笑地下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先生其以之卒之事去時非吾身享無窮之名君國無血食之祀豈先生之初志哉此所以重

為先生興哀於千載之下也魁為童子時讀
宋史歷先生之傳捧卷泣下者屢正德壬申
來守是邦臨郡學閱疏草凜乎若挹生氣用
詢丘隴謂隧榛蕪進遲冑出家状獲覩遺容
暨就義始末於是作文使丹陽令申理勒石
墓門以吊英爽嗚呼文山峨峨千載如見君
子當望以兹石先生名東字少陽丹陽人正
德癸酉歲夏五月甲子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録卷七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八

遺稿雜詠

大雪與同舍生飲太學初筵齋詩

飛鳶攪朔風起朔雪飄〻灑中土雪花着地
不肯消億萬倉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雪遮
那知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歎之聲不忍
聽誰肯採摭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
言責私憂過計如把國揭雲直欲上天門首
為蒼生訟風伯天公倘信臣言憐世間開陽

閻陰不作難便驅飛廉因下酆都獄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日出能照耀生令和氣生人寰

律詩三十韻 僅存二韻

山嶽遺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

自許昌如蔡與石士孫酌別一章

太學諸生出許昌抱關天子特相將輕衣短帽秋風裏瘦馬羸童古柳傍黃葉翻翻慘離

思濁醪沃沃浇愁腸欲知此别情懷惡正是
平生氣味長公歸且作詩書伴我去華依鴻
鴈行酒闌徑渡石橋子四首高城揮夕陽

與虞章舜卿二表弟李明游兼勝亭有
作三首

危亭兼雅勝〻景足奇觀湖水涵天入山雲
带雨燔千松偃夜月万竹撼春寒玉井汲甘
冷塵緣那得干

又

野曠湖山遠林深松竹幽舊題看壁立前事
逐萍浮荏苒荒三徑依稀度九秋故人應念
我雅會莫遲留

又

三子皆吾弟阿章才更豪風流江左舊句法
杜陵高雅志在五馬壯心連六鰲時亂偶未
與日且醉金舠

次韻同舍李冲壽夜坐

時引金盃拔劒看光芒高徹斗牛寒要令世

事從心淡可謂人情徹鼻酸經術豈應窮皓
首文章何用苦雕肝吾徒行與功名會莫作
羈人日夜嘆

秋夜獨坐有感一章奉呈師説令尹奉
議光明

主簿虞章

依〻客館夜燃膏子夜羈愁無處逃聞灶爐
香聽夜雨快斟盃酒讀離騷休驚時節云何
速獨吊古人殊不遭一陣曉寒催畫角朝来

爽氣碧山高

彥舊母挽章二首

人生五福古難全天賦夫人独不偏内行無愆詩婦孝母儀何啻穆姜賢庭幃已嘆芳魂獨宗族空晋舊事傳惟有南垓多少恨忍看松栢鎖寒烟

少馳賢孝譽来配潁川家雖奪共姜誓曾無賢母暇一鄉蒙愛惠百口籍生涯享福踰中壽歸歟勿怨嗟

潁川二絶

我家本出潁川姓幾世不曾歸潁川今我暫
来忽暫去太丘風流誰與傳
我来潁川何所見青々古栢古城傍知是荀
陳手親植令人不覺淚行行

次韻士孫惜別

男兒自有四方志離別豈能動剛腸功名未
遂身未老白眼青青頻舉觴

次韻邵子可彈琴二首

雷公徽玉琴明星照出師襄指下聲可憐此
地無人識喚作新来黒瘦箏
謾説朱絃太古清政無矇瞽在周庭高山流
水本無事安用區〻俚耳聽

與士縣遊金山翌日分袂二絶

早別金山恰曉鐘離帆分破一江風瓜洲渡
口波聲遠後夜相思明月中
京口瓜洲一水間秋風重約到金山江山自
為離人好不為離人數往還

題吳公輔庵

一徑縈回屋數間我来聊欲寄清閑道人杖履如何處空鎖烟霞萬疊山

茶

偏愛君家碧玉盤建溪雲脚未嘗乾書生自恨無金換聊以詩章乞數團

送友人喪二絶

欲認青帘索酒嘗俄驚丹旐送君喪呂莊編户傷心切愁對清風想杜康

初成大厦勢巍巍有意于門駟馬車未乾壁
土君先已賀燕翻隨吊鶴飛

徐氏哀辭代作

憶昔常隨祖母過登堂共慶尚垂胡十年未
遠皆流蕩地下相逢果有無

七夕西江月詞

我笑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相逢歡情晝逐曉
雲空愁損舞鸞歌鳳一牛女而今笑我七年
獨卧西風西風還解過江東爲報佳期入夢

公志在社稷名在史冊精爽在
天地育生公之鄉後三百年遐
芳想躅無任欽仰初得建炎第
三書草即刻之石以不見其全
恨今得此本卒成初志因託編
於陳魯南氏圖梓行以傳此盖
嘗考索于鄉先進丁君倫繼其
志者李鳳氏丁玘氏暨吾族人
曜也正德乙亥秋九月于未後

學孫 肎 謹記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八終

續録

宋太學生追贈秘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

祠記

天下之勢重在夷狄者時有之矣其始也勢必重在小人小人夷狄皆陰類也然人知重在夷狄而反之也難不知重在小人而欲反之也尤難重在夷狄當其時以戰鬬死者殆不可勝數也重在小人時當其亦必有以諫諍死者戰鬬死者天下哀之猶可言也諫諍

死者天下哀之不可言也此宋太學生追贈
秘閣修撰少陽先生陳公之死所以至于今
数百餘年而痛閔傷悼之不已廟之貌之尸
之祝之而猶以為未足也宋之亂自熈豊以
来其所由来者遠矣至于靖康之時則北虜
日盛内逼京師夷狄之於是乎極所謂極重
不可反者其此之謂乎而中朝六賊者實為
之地重在小人則輕在君子重在夷狄則輕
在中國天下之勢如此誰與反者於是有識

有力足以當其任者李忠定公綱一人而已
使能專任為而誅斥六賊則天下之勢尚有
可反為者而一二宰執内忌外懾與六賊表
裏經營不曰割地以和則曰遷都以避苟遂
其私而忠定宏才雄畧直道正氣乍用還罷
秘撰公發天下之危言當天下之大難六書
淵聖三書建炎屢遭挫抑愈益奮厲卒之汪
黄二奸黨結黨蔽曲矯密呼身死其手比之
朝衣東市之慘殆有加焉而天下之事去矣

蓋反天下之勢在識與力識在我而力不在
我亦獨且奈何乱嗚呼少陽其可傷也已是
以天下之人聞其死者莫不扼腕流涕而有
百身莫贖之嘆高宗聞於臨安愕然驚悟既
贈官推蔭車駕道公鄉特贈錢五十萬紹興
初追贈今官仍與兩資恩澤賜田十頃嗚呼
人心之公固出於秉彜之初君心之明又復
於蠱惑之後以是觀之若公之盡忠為國雖
天下祠之可也而况其鄉乱潤之丹陽公鄉

也祠爲礼也抑君以爲祠之者之意不惟風義以起懦而已其欲謹夷狄中國之分於封疆戎好之間也夫其欲嚴君子小人之辯於進退任用之際也夫其欲察奸邪黨嬌之迹於倉卒變故之時也夫上詰下詔一舉數得其爲教也大矣深矣蓋正德已卯監察御史台南葉君巡我江南諸郡以江西之警往来視師江上道出丹陽問公之故慨然以瞻謁無祠爲鋌且見近地有五聖廟者茂林據勝

遂命有司改而建焉知縣武康朱侯方既以
憂去金壇知縣南充任侯佃承檄來攝不越
月而規制以完繼而合陽趙侯章至從而成
之君子謂之善祠〻成且考葉君還朝趙侯
亦以憂去越三年今知縣上蔡張侯惟恕踵
焉而增賁之趙侯起復復任秀水葉君在臺
謂其便也遂命以記屬之於寶〻欽慕秘撰
公之忠義久矣且重葉君之屬于是乎記祠
在縣西北隅前為石岸以臨運河大建綽楔

牓曰宋陳少陽先生之祠樓閒門三入門為碑亭左右各一中為三閒二夏像公其中前為露臺立金鑄汪黃跽伏之像左右廡各十閒左曰希賢右曰尚友後為樓五閒曰有歸取公自賛語也其下以李嘉神像配公扁曰交情表贖屍之義焉齋居三間在左守廬六閒在右公之族裔居之有三丹亭義見棠君所題詩蓋趙侯狀云

無錫二泉邵寶撰

祭少陽陳先生文

維正德十五年歲次庚辰三月己丑朔越九日丁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葉忠謹以少牢之儀致祭于宋修撰陳先生之靈曰公惟才亞董生君非文帝忠比朱雲相非慶忌乃以布衣而預庭議言發禍從理所必至從容就誅亦以取義輿櫬自隨竟酬初志嗚呼公忠在朝公名垂世仰貫白日猶有生氣汪黃何尤行若犬彘決彼江流難滌腥穢得失較量

定于千祀况惟主心寵及来裔一身之屈四海之利逢干與游衿鑽奚避忠也昔慕高風今按茲地作廟妥靈豈曰媚私寢廟翼翼居河之涘英爽赫赫如旁壤同敝茲當落成率吏以祭蘋藻非羞鑒我誠意高享

詩

書生死亦榮廟堂悔何晚金鈇雖有加忠寃豈能挽南渡成草草坐席竟不暖哀哉復哀哉殷鑒豈云遠

又

神羊鮮觸邪豈識布衣賤無劒借上方而以頭血濺死者得瞑目生者何顏面嗟〻黃潛善嗟〻汪伯彥

又

有頭不自愛有棺不虛戴上書何激烈就死亦慷慨墓門草芊芊鄉山日增態公去數百年精神尚如在

又

天地豈蒙昧负此一掬春兩朝有封事可以
識其真直氣塞蒼冥遺風振峩岷為公起高
閣何用圖麒麟

又

公世隔宋元公名垂桑梓顧我懷秉彝千秋
亦王李祠以妥英靈詩以薦芳芷歲時走村
翁綿綿昌有紀

山南道人葉忠巡按

挪風梅雨氣清和義士祠前雨度過一曲楚

峕千載憤倚天長劒碧嵯峨
兩宮歸夢八千里六賊含羞四百年花外杜
鵑禁不得丹陽烟雨暗湖天

西蜀健庵道人題

滿地兵戈萬國昏君臣大義定乾坤豈論二
豎無天漢但頼孤忠照帝閽精爽猶將開日
月旌書空自及亡存臺前哽咽東流水似為
先生哭又呑

會稽孫應奎給事中

仰止如神湖上過水光風靜起漁歌摻旗未
可終忘汴立馬緣誰不渡河入骨遺奸還紫
閣經春荒塚自青蘿少陽頭斷人曾續錯刃
同舟視此何

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九